

天鹅湖

又摸上尖沙嘴的医务所，找黎湛培医生。

通常，黎医生要在早上十点才开业，我已是他的老朋友，每次都为我早来半个钟，九点半就替我拔牙。

简简单单的诊所，护士打理得一尘不染，也没有现代化的电视机，永远开着香港电台英文台，或 BBC 播出些音乐，虽说自己对修理牙齿有丰富经验，但还是免不了发慌，心跳得快。

「放松，放松！」是黎医生一直关照的话。

怎么放松得了？又非佛。

想起他老人家的慈祥的笑容，又念了前几句的《心经》，似乎可以解开几条绑硬的神经。

「开始了好吗？」黎医生问。

只有点头。

先用一小罐麻醉剂喷在我的牙肉上，味道怪得不得了，完全医药，一点情感也没有的感觉，一百巴仙的卫生。

接着，黎医生推出那筒笑气出来，接着一根管，管的末端上是一块胶，很重，很硬，罩着我的鼻子，丝丝细声传来。

「尽管吸好了。」黎医生说。

闭上眼睛贪婪地吞了几大口，面前出现了一个大湖，面如镜，幻想自己穿着又厚又长的皮大衣，戴毛帽，牵着女伴在滑行，女的双手套在貂皮手筒中，我拖着她溜冰，背景音乐是《天鹅湖》，绝对不是「又一城」的滑雪场那么寒酸。想到这里，微笑了起来。

「拔了。」黎医生宣布。

「真是我的老友。」我忍不住抱着他说。

可惜，药性已消失，回到现实，黎医生给了我一大袋「必理痛」药丸。

「痛的话，当花生吃吧，一定没事的。」他说。我又抱他一下。